

10050

巴爾扎克集

— II —

巴爾扎克生活場景
窮親戚的第一段插話

從 妹 貝 德

下 冊

穆木天譯

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再版

◆(82461)

巴爾扎克集
從妹貝德 一一冊

La Cousine Bette

每部定價國幣拾伍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Honoré de Balzac

原著者 程木天

譯述者 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

編輯者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版權翻
印必究

(本稿校對者王永棧)

當愚妻男爵，像一個結過婚一年而想要得一個子嗣的丈夫似地高興着從瓦腦路出去的時候，歐利維葉太太就使歐爾丹斯從她抓到她要親手交給伯爵老爺的那封信。那位少婦，拿出了一個二十法郎的金幣，給她作酒資。自殺的人花錢去買他的鴉片烟，他的手鎗，他的木炭。歐爾丹斯讀了那封信，讀過了又讀一遍，她只是看見了那張白紙上畫着清清楚楚的黑線，在自然中就只有那一張紙，而在她的週圍一切是漆黑的。焚燬着她的幸福的殿堂的那種烈燄的光輝，照耀着那一張紙，因為那黑沈沈的暗夜統治在她的週圍。在那裏玩着的小溫瑟拉斯的叫聲，從遠處到達她的耳裏，就如同那孩子是在一個幽谷的深處，而她在山巔上一樣。二十四歲的妙齡，在美貌的全部的輝耀中，而且美貌上更裝飾着純粹的熱誠的愛情，在這時，受了凌辱，那不是刺了一刀，而是死了。最初的打擊，是純粹地神經性的，肉體在嫉妬的緊纏之下絞擰着；可是，確信，打擊在心靈之上，肉體就被消逝了。歐爾丹斯，約在十分鐘之間，是處在這種壓迫之下。她的母親的幻影，顯現在她的前邊，使她起了一種激變，她成爲了冷淡而平靜的，她恢復了理性。她按鈴了。

「我的親愛的，」她向女廚子說，「讓路易子幫你的忙罷。你趕快地把我這裏的一切的東西和關於我的小孩子的那一切的東西細捲起來。我給您一個鐘頭的工夫。當一切準備好了的時候，您到廣場裏去叫一輛馬車，回頭來通知我。再沒有什麼可囑咐的！我要離開家裏，路易子，我是要帶走的。您同老爺待在這裏罷，請您要好好地侍候他……」

她進到她的寢室裏去，伏在桌子上，寫了如下的一封信：

伯爵老爺，

同我的信封在一起的那封信，是可以向您說明我所向您下了決心的緣因。

當您看到這幾行字的時候，那我恐怕已經離開了我們的家，帶着我們的孩子隱退到我的母親的身邊了。

請您不要想我會回心轉意地回來。您不要以為是青年人的一時激憤，是她的無反省，是受了侮辱的青春的爱情的激發，那樣，你就是大錯而特錯了。

這十五天以來，關於人生，關於愛情，關於我們的結合，關於我們相互的義務，我已經深深地反覆地想過了。我已經完全地了解到我的母親的獻身的精神了。她已經把她的苦痛向我說過了二十三年以來，她是無時無刻不是英勇的；可是，我感到我沒有力量去模倣他，並不是我愛您趕不上她愛我的父親，而是由於從我性格裏所生出來的一些理由。我們的家庭快要變成一個地獄了。而我可以失掉了我的理智，以致使您遭受侮辱，使我自己遭受侮辱，使我們的孩子遭受侮辱。我不願意作一個瑪爾芮夫太太，而在那種境涯中，像我這樣鋼性質的一個女人，是或者一刻都不能停留的。對於我是很不幸地，我是恩妻家的血統，而不是費謝爾家。

的血統。

離開了您的紊亂的生活的情景，獨自地生活着，我對於我自己負責，住在我的強有力的崇高的母親的身邊，尤其是要照顧我們的那小孩子，我的母親的生活，對於我的心中的騷亂的衝動，要會起一種作用的。在那裏，我可以作一個良母，好好地教養我們的兒子，過着日子。在我們家裏，妻子是會要把母親殺害了的，而不斷地爭吵，是會把我的性格弄壞了的。

一下子打死我，我也是能够承受的；可是，我不願意像我母親似地直病了二十五年。要是在一種絕對的持續的愛情的三年之後，您爲得您的岳父的情婦的原故，將我背棄了的話，那您以後什麼樣的情敵不會給我呢？啊，老爺，您開始這種放蕩淫亂的生活，比我父親還早得多呀，而那種生活是使一家之父陷於不名譽且減少子女們的尊敬的，而在那種生活的盡頭，就是恥辱和絕望。

我決不是固執不可以和解的。不撓的感情，對於生活在上帝的眼皮底下的那些軟弱的人們，是不相稱合的。如果您由於一些耐久的勞作獲得了榮名和財產的話，如果您拋棄那些娼婦，那些污穢的灣泥的狹路的話，那您還會得到一個對得起你的妻子。

我相信您是一個很好的紳士，不會去訴之於法律。伯爵老爺，請您要尊重我的意志，讓我呆在我母親的家裏；尤其是您決不要到那裏來。您向那個臭女人借的那些錢，我都留給您了。別了！

歐爾丹斯·恩曼。

這一封信，是很悲痛地寫了出來的，歐爾丹斯是任意地發出來哭泣，發出來被絞殺了的愛情的和喊叫的。她扔開了筆又拿起來，要很簡單地表示出愛情通常地在這種遺囑般的書信裏所述出來的話語她的心成爲感歎，哀訴，眼淚，而放散出來；可是那些話，是理性所口述出來的。

那青年的少婦，得到了路易子的一切都準備好了的通知以後，就慢慢地在小園子裏，在房間裏，在客廳裏，巡行着，最後一次地在那裏把一切東西都瞻望了一下。隨後，她向着女廚子作了一些熱烈的囑咐，叫她好好地去照顧老爺，答應給她們一些好的酬報，如果她們是很忠實的話。最後，她上了車，要到她母親家裏去，她的心碎了，她哭哭啼啼的，使她的房中的女僕都難過起來，她用一種狂烈的歡喜遍吻着那小溫瑟斯拉斯，在那種狂烈的歡喜中，還表露着對於孩子的父親的愛情。

男爵夫人已經從里斯貝德曉得了岳父對於他的女婿所過了的過錯，岳父是應該負很大的責任，所以她看見她的女兒回到家裏，她也不覺得驚訝了，她贊成她，同意她留在自己的身邊。阿德琳，看見了溫柔和獻身決不能止住了她的愛克多的無行，（對於他，她的敬意已經開始薄弱了，）覺得她的女兒取另一種方式很有道理。在二十天之內，那可憐的母親受了兩次的創傷，那種傷痛，是超過了過去她所受的所有的苦痛之上的。男爵

是使維克多爾夫婦陷於困窘之中了；而且，現在，依照里斯貝德的說法，他是造成了溫瑟斯拉斯的昏亂，是他使他的女婿陷於墮落了。被沒有道理的犧牲給維持了那麼久的一家之父的威嚴，是完全墜地了。愚妻少爺夫婦，是不可惜他們的錢，而對於男爵，也通通地懷了不信和不安了。那種很顯然易見的感情，深深地使阿德琳感受苦惱，她感到了家庭之崩潰了。男爵夫人使她的女兒住在飯廳裏，由於元帥的那筆錢，飯廳很快地就變成了寢室；而客廳外間就如同在好多的人家裏似地變成了客廳。

當溫瑟斯拉斯回到她家裏的時候，當她讀完了那兩封信的時候，她感到了像是一種悲喜交集的感情。他可以說是被他的妻子所看視着的，因之，他在內心裏，對於那種新的里斯貝德式的監禁，是表示反抗的。從三年以來，他嘗着濃厚的愛情，他在這最後的半個月之間也是作過了反省的，他覺得家庭的重荷太難以擔負了。他是剛纔聽見過施提德曼，關於他感動得瓦雷利動了情熱，向他致了慶祝的，因為施提德曼，由於一種很容易聽得出的潛在意識，希望着去安慰那個犧牲者，認為最好是乘着那個機會把歐爾丹斯的丈夫的虛榮心奉迎一下。因着，溫瑟斯拉斯倒慶幸着自己可以自由地回到瑪爾茵太太家裏去了。可是，他依然在記憶着他所享受過的那十足的純粹的幸福，歐爾丹斯的完全，她的智慧，她的天真淳樸的愛情，而她又很強烈地懷戀起她來了。他想要跑到他岳母家裏去求她的原恕，可是，他墜入了愚妻和克勒維爾的故轍，他去看瑪爾茵太太，他把他的妻子的信帶給她，以指給她看由她所造成的那種災難，也就是請求他的情婦的喜悅，給那種不幸打個折扣。

他看見了克勒維爾在瓦雷利家裏。那位區長，傲然不可一世地，在客廳裏走來走去，如同一個被騷亂的感情所激動着的人一樣。他擺起神氣十足的姿勢好像是他要說話，可是他不敢說出口來。他的面孔輝耀着，而他跑到窗戶那裏，去用他的手指頭在玻璃上打鼓點兒。他用一種感動的情不自禁的神情瞅着瓦雷利。對於克勒維爾很幸運地，里斯貝德進來了。

「從妹，」他附耳向她說，「您知道那個消息了嗎？我作了父親了！我覺得像是我已經沒有以前那麼愛我那可憐的瑟雷斯丁了。啊！是因為自己所崇愛的女人有了一個孩子啦！把心上的父子情誼同血統上的父子情誼結合在一起啦！從妹，請您跟瓦雷利講一下呀！我是要為這個小孩子勞動的，我是想要他有錢的呀！她對我說，從某些種證據上看，那會是一個男孩子呀！如果那是一個男孩子的話，我願意他姓克勒維爾。待我問問我的公證人看。」

「我想得她是如何地愛您呀！」里斯貝德說；「可是為得您的前途和她的前途，請您要抑制一下，不要時時刻刻地擦手呀！」

當里斯貝德同克勒維爾作這一段密談的時節，瓦雷利要求溫瑟斯拉斯發還了她的那封信，而後她附在他耳朵上說了一些使他的愁苦消散的話語。

「你現在自由了，我的朋友，」她說，「是不是大的藝術家們應當結婚呢？你們只是靠着玄想和自由生活

着的呀！我的親愛的詩人呀，我要深深地愛你，那你可以決不會懷戀你的妻子的。可是，如果像好多的人們似地，你要保持着門面的話，我負責任叫歐爾丹斯在很短的時間內回到你家裏來……」

「啊，要是可能的話呀！」

「我相信一定可以。」瓦雷利感受到激憤說。「你那位可憐的老岳父，是一位在所有的點上都完結了的人，他由於自負心想要作出來一種被人所愛的神情，他願意使人家相信他有一個情婦，而他在這一點上有很強烈的虛榮心，是使我完全地可以管制他的。男爵夫人還是很愛她的，那位年老的愛克多（好像我是總在講論伊利亞特）呢，而那二位老人家是可以使歐爾丹斯和你言歸於好的。可是，如果你不願意在你家裏有暴風雨的話，你不要呆上二十天不來看你的情婦……那我簡直就要死啦。我的親愛的孩子，如果人是一個紳士的話，他對於他危害得直到我這種程度的一位女人，應當表示尊敬的，尤其是當那個女人，爲了他的名譽，作過了很周到的細心考慮的時候……你在此地吃晚飯罷，我的天使……而且你要想到，我必須對於你更加保持冷靜的，就因爲你是這一個過於明顯的過錯的作者呀。」

人通報說孟苔絲男爵來了；瓦雷利站起來跑着去接他，在他耳朵裏說了幾分鐘的話，而跟他約好了舉止上要保持着沈着，冷靜，如同她方纔對待溫瑟斯拉斯同樣；因爲那位巴西人帶着一副外交家的神色，是跟着使他充滿了歡喜的那種重大的消息非常地稱合的，他確信他作了父親了他呀……

感謝着建立在情人狀態中的男人的自負心的基礎上的這種策略，瓦雷利使那四個男人都很快活地很生躍地都魂飛天外地就了她的桌位，那四個人都相信自己成爲了崇愛的目標，而瑪爾芮夫，向里斯貝德開玩笑地，把自己也包含在內，命名爲五位教父。

只有愚妻男爵最初表露出來擔心的面孔。原因是這樣的：在離開他的辦公廳的時節，他去看過那位人員司長，那是一位將軍，是他三十年以來的好朋友，而他向他說要任命瑪爾芮夫繼寇凱的位置，寇凱已經同意辭職的。

「我的親愛的朋友啊，」他同他說，「我不徵求到您的同意，您我意見不一致之先，我是不要請求元帥的恩典的。」

「我的親愛的朋友啊，」人員司長回答說，「請你允許我給您一個注意，爲得您自己着想，對於這種任命，您不要固執己見。我的意見，我已經向您說過啦。現在在各科裏，您同瑪爾芮夫太太的事情，大家已經都很厲害地在哄嚷着呢，您要那樣作法，是要在各科裏引起毀謗和憤慨的。這話，自然是我們彼此之間的體己話。我不願意碰到您的痛處，無論是什麼事情，我都不願意使您不痛快，待我給您一個證明好啦。如果您要絕對地固執着那件事，如果您想要寇凱老爺的位置的話，那對於陸軍部，真是個大損失啊（他是從一八〇九年，就在部裏辦公的），那我到鄉下去上個半月好啦，叫您同元帥兩個自由地去處理罷，元帥愛您是同愛自己的兒子似

不置可否，而我是一點都不要違背我的作官吏的良心的。」

「我謝謝您。」男爵回答說，「您跟我說的話，待我反省一下好啦。」

「我的親愛的朋友，我所以肯向您作這樣忠告的話，與其說是關係着我的公務或我的自尊心，甯是關係着您的個人利害的問題。第一，元帥是主人。其次，我的親愛的呀，人們是從各方面攻擊我們的，再多一點或少一點都算不得什麼的呀！關於人家對我們的攻擊，我們也不是破題第一遭了。在王政復古時代，人們任用人，就是爲的拿薪水給他們，並不是讓他作事情的……我們是老朋友啊……」

「是的，」男爵回答說，「是正因爲不要更變我們的寶貴的老交情，所以我纔……」

「好啦，」人員司長看見了在男爵的面孔上所表露的那種爲難的神色，接過來說，「我的老頭兒，我旅行去好啦……可是，您要注意聽，您有好些仇敵呀，就是說有好多人在估記着您那筆闊的薪水呀，您僅僅是由於一根錨繫着的啊！如果您要像我似地是一個議員的話，那您什麼都用不着畏懼啦；因此，您要好好地維持着呀……」

這一段充滿着友誼的言辭，使參政院參政官，起了一種很強烈的感動。

「可是，柔吉，究竟有什麼事體啦呢？對於我不要隱藏着呀！」

愚妻稱作柔吉的那個人物，瞅了愚妻一眼，捉過來他的手，緊握了一下。

「我們是很老很老的朋友，所以我不能不給您一個忠告。如果您想要維持現狀的話，您應當自己給自己準備一個安息的床。如果我在您的地位上，我不去請求元帥把寇凱的位子給瑪爾芮夫，而我要請求他去運用他的聲望，給我在參政院裏維持住那經常的職務，在那裏我可以安靜靜地死去的；如同一個海獺似地，我要把我的司長職位交給那些獵者的。」

「怎麼！元帥會忘掉……」

「我的老頭兒，在閣議的席上，元帥是公然地很賣氣力地爲您辯護的，所以人們就不再想撤您的差使了；可是，很成問題呀……因此，請您不要給人以口實啦……我不願意再跟您更進一步說啦。在這個當兒，您可以造成您的地位，您可以作參政院參政官，作法蘭西的上議院議員。如果是您期待得太厲害，如果您授人以柄的話，那我是一句話都不要回答的……我要不要旅行去呢？」

「請等一等；我去看看元帥再說，待我打發我的哥哥去探聽一下他的意思。」

「恩婁男爵回到瑪爾芮夫太太的家裏，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現在不難了解了；他差不多是忘掉他作了父親，因爲柔吉適纔給他說明了他的地位，是真正的表示了好朋友的情意的。可是，瓦雷利的力量是非常地強烈，所以在晚餐的中間，男爵同大家就完全融和了，變得非常的愉快，因爲他有很多憂慮須得消散一下；可是，那位不幸的人在這一晚上，並沒有疑懼到他是次要介在他的幸福和人員司長所指示給他的危險之間，就是說，他

勢逼着得在瑪爾茵太太和他自己的位置之間只能選擇其一。在傍十一點鐘的時候，當夜會達到了熱鬧的絕頂，客廳裏是人山人海，瓦雷利就把她的愛克多拉到她的沙發椅的一個角落上。

「我的善良的老頭兒，」她附耳向他說，「你的女兒因為溫瑟斯拉斯到這裏來過，氣憤得很厲害，所以已經扔開他回家去了。歐爾丹斯真是脾氣壞得厲害。請你向溫瑟斯拉斯把那個小混蛋寫給他的信要過來看一看。這兩個情人之分離開，令人猜疑到我造成的原因，是可以使我受一種說不出的損害，因為那些有德行的女人們，彼此之間，下攻擊，就是那種樣子。自己演作犧牲者，要把非難扔給一個除了有一間愉快的客廳之外別無錯過的女人的身上，那真是卑劣已極了。如果你愛我的話你要替我伸冤，使那兩個小鴿雛言歸於好。並且，我並沒有切望着把你的女婿招待到這裏來，而是你帶到這裏來的呀，你把他帶走好啦！如果你在家裏裏有權威的話，我覺得你滿可以強制着你的妻子使她促成他們的和好。請你代表我告訴那個和善的老太婆說，如果人們很不正當地把罪過加在我身上，說我弄得那對青年夫婦起了糾紛，把一個家族的和睦給攪得亂七八糟，同時地迷住了岳父和女婿，那麼，我就要任着我的性子把他們大攪亂一下，使我不枉受惡名呀！現在，不是里斯貝德也跟我說要離開我了嗎……她歡喜她的親族勝過於歡喜我，我不願意因為那個就非難她。她對我說過：除非那兩位青年夫婦言歸於好的話，她是不會留在這裏的。我們現在是規規整整的，那樣一來，我們的開銷，就會加到三倍的呀……」

「啊！關於這件事呀，」男爵曉得了他的女兒的吵鬧，說道，「那我可以弄上軌道的。」

「可是，」瓦雷利又說，「還有一件事……寇凱的位置呢？」

「這件事呀，」愛克多低下眼睛回答說，「難得很，雖然不見得是不可能啊……」

「不可能，我的親愛的愛克多！」瑪爾芮夫太太附在男爵的耳朵上說，「可是，你不曉得瑪爾芮夫會走什麼樣的極端的呀。我是處在他的權力之中的；在他的利害關頭上，他是很不講道德的，如大部分的世人一樣，可是他如同那些小人物，那些無能力的人似地，非常地報復性強呀。在你把我置在的這種地位中，我只好隨便他擺弄的。必須同他和好幾天的，他是能夠再也不離開我的房間的。」

愚妻急躁地跳躍起來了。

「因為有使他當上科長的那個條件，所以他纔能叫我安安靜靜地生活着。那是很卑劣的，然而那是很邏輯的。」

「瓦雷利，你愛我麼？」

「這一個問題呀，在我現在的這種情況中，我的親愛的呀，真是一種粗魯的無理啦……」

「可是，如果我要試着，僅僅地試着向元帥給瑪爾芮夫要求一個位置的話。那我就要失掉我的位置，而瑪爾芮夫也要被撤職的。」

「我想，王爵和你，你們是兩個很親密的朋友呀！」

「不錯的，他已經很好地證明給我看過的；可是我的孩子呀，在元帥的上面，還有別的什麼人……還有開議，譬如說……用一個很短的時間，走一個灣路，我們會達到目的的。爲得能夠成功起見，得等待時機，等待着人們要我作什麼事情的時候。那時我就可以說：『我給您幫忙，您也給我幫幫忙好啦……』」

「我的可憐的愛克多呀，如果我把這些話說給瑪爾芮夫聽了的時候，那他就要向我們出壞主意啦。好啦，你自己告訴他說是需要等待一下子好啦，我是不要替你說的。啊！我認識我的運命，他知道怎樣去處罰我，他就會不離開我的房間的啦……給小孩子的那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你可不要忘了呀。」

愚妻感到了在他的歡樂中，有了威脅，把瑪爾芮夫老爺拉在一邊；而那是頭一次他拋開了他直保持到當時的那種高傲的氣焰，因爲他一想到那個瀕死者盤據在那個漂亮女人的房間裏的情景，是感到不勝駭懼的。

「瑪爾芮夫，我的親愛的朋友呀，」他說，「您的問題，今天提過了！可是，您一下子是當不上科長的了……」

我們是得等待着時機呀。」

「我是要當科長的，男爵老爺，」瑪爾芮夫乾脆地回答說。

「可是我的親愛的……」

「我是要當科長的，男爵老爺，」瑪爾芮夫冷靜地重覆說，一邊交互地瞅着男爵和瓦雷利。「您使我的妻

子到了勢要跟我和好的絕境了，那我就看管着她罷；可是，我的親愛的朋友呀，她是很妖媚動人的啊。」他作出來一種駭人的嘲諷，接着說：「在這裏我是主人，比您在部裏還要像主人些。」

男爵自己感到了一種在心中產生出牙痛的發作般的結果的痛苦，而他險些在眼裏流出淚來了。在這個短的場面中，瓦雷利附在亨利·孟苔絲的耳朵上，告訴給他了她所假託的瑪爾芮夫的意志，而因之把他擺脫開一些時間。

在那四個忠誠的信徒之中，只有爲那個經濟的小房舍的所有者克勒維爾一個人，沒有受這種臨機的處置；因此，他在他的面容上表露出一種真正地凌人的享福的神氣，雖然瓦雷利皺着眉梢，作着深深示意的面孔向他提出叱責，他是一概不管的；而他的作了父親的那種滿面光輝的喜悅，隨處都表露了出來。對着瓦雷利所要送到他的耳朵裏來的那些非難的言辭，他就捉過她的手來，回答她說：「我的公爵夫人，明天，你就要把你那個可愛的小宅子拿到手裏了……明天就是最後一次的競賣了。」

「可是，傢具呢？」她微笑着回答說。

「我有維爾塞左岸的鐵路股票一千股，是一百二十五個法郎買到手的，因爲兩條鐵路的合併，要漲到三百法郎，那一種機密，我是參與過的。那你就好像一個女王似地，裝潢上好多好多的很漂亮的傢具了……可是，你要不屬於別人，只是歸我所有呀是不是呢……」

「是的，胖區長，」那位布爾喬亞的梅爾特葉夫人②③微笑着說：「可是，你舉動要規矩些呀！要尊敬未來的克勒維爾夫人呀。」

「我的親愛的姐夫，」里斯貝德向男爵說着，「明天我要老早地到阿德琳家裏去，因為，您是曉得的，我呆在這裏，太不合適了。我要去給您的哥哥元帥整理家務去。」

「我今天晚上回家的，」男爵說。

「好啦，我明天到那裏去吃早飯，」里斯貝德微笑着回答。

她曉得，在明天要實現的那個家族的場面上，她的到場，是必要的。因此，從一清早，她就到維克多蘭的家裏去，她告訴他們歐爾丹斯和溫瑟斯拉斯分居了。

當男爵，在晚上十點半鐘的光景，回到家裏的時候，一天辛辛苦苦的馬利愛特和路易子正在關正門，所以愚妻用不着去按鈴。完全成了不道德的丈夫的那位男爵，一直走入他的妻子的房間；而透過那半啓着的門，他看見他的妻子跪在她的耶穌受難像的前邊，凝思在她的禱告中，她那種最有表情的姿勢，若是有畫家，或者是雕刻家，能够很幸運地，在看見了之後，好好地給表現出來，是可以由之得到大的榮譽的。被激情所驅使着的阿德琳，高聲地說着：「我的上帝呀，請您施恩給我們，教他明白過來……」就是這樣地男爵夫人給她的愛克多祈禱着。看見了與她離開她時完全不同的這種情景，聽見了由於那一天的事變使她說出來的那種話語，男爵